

邪话正说世界经典战争史

战场决胜者

史上最不可思议的
战役复盘

张炜晨·著

▼ 卢沟桥事变 ◎ 石原莞尔

▼ 德意志统一战争 ◎ 奥托·冯·俾斯麦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保罗·冯·兴登堡

3
特辑

台海出版社



战场决胜者

史上最不可思议的
战役复盘

张炜晨·著



特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场决胜者特辑. 003, 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战役复盘 /
张炜晨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68-1331-7

I. ①战… II. ①张… III. ①战争史—世界—通俗读
物 IV. ①E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3427号

战场决胜者特辑. 003, 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战役复盘

著 者: 张炜晨

责任编辑: 刘 峰 贾凤华
装帧设计: 郭 娜

策划制作: 指文文化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191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331-7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PREFACE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连绵的战争史。有关战争的文章和书籍，相信大家一定读过不少。这些书读多了，笔者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指挥战争也没那么高深吧。您看，只要准备好武器粮草，准时到达战略要地，士兵们按照计划前进后退，保准将敌人全数歼灭。如果真的能够“穿越”，化身东乡平八郎、拿破仑、纳尔逊、老毛奇、朱可夫……笔者没准会比他们做得更好。一边读着这些书，一边自我感觉良好，仿佛自己就是不世出的军事奇才。

但如果笔者真有这样的天赋，现在恐怕早就坐在联合作战司令部了，而不会还在“啪嗒啪嗒”地敲键盘。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我们总是以旁观者的视角，以上帝的高度来回看历史。当年的战场亲历者不可能掌握后来人通过考究总结所知道的全面情报，也不可能在电光石火之间剥丝抽茧厘清所有关键信息。所谓正确与错误、聪明与愚蠢、勇敢与冒进、谨慎与怯懦，都是在知晓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定义的。在那历史关头，在那决定历史的瞬间，能够做出恰当的决策，能够克服自身的恐惧和迷茫，能够举重若轻——这样的心理素质和思维能力，笔者可没有。正在看书的您——估计也没有。

想通这一层后，历史爱好者也许就会主动从“上帝视角”降格到“第一人称”来重新推演这些波澜壮阔的战争。假设读者是统帅，是政治家，是中层指战员，或者基层小卒，您会怎样思考，怎样行动？在战争迷雾和重重困境下，您所扮演的历史人物将如何绝地反击，在历史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呢？

在这系列《战场决胜者：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战役复盘》中，我们将化身为历史人物，来亲历一系列史上重要战争的全局。以他们的经历来经历战争，以他们的感受来感受战争，以他们的思索来思索战争。笔者相信，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故事”，而非“过程”；在于“人性”，而非“数据”。“过程”是枯燥的流水记录，“故事”是有血有肉的跌宕起伏；“数据”是冷冰冰的纯粹理性，“人性”是患得患失，纠结无奈和放手一搏。希望这系列作品能重现一个个基于史实的鲜活故事，还原一个个有真性情的大凡之人。

本册所述三篇故事的主人翁分别来自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读者将处于令人不快的“正义的反面”，对此笔者深感歉意。笔者只是希望读者能暂时抛弃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用当事人的立场经历历史后，能够更为深刻地领悟德、日两国的历史教训，那就是：讲政治比拼武力更重要；以一种错误或者不与时俱进的方式崛起，终将会被打回原形。

笔者创作时均站在当时亲历者的角度行文，但并不代表作者同意其观点主张，特此声明。他们的思考和决策还往往带有局限性，甚至错误，笔者也尽量予以保留，使读者能体会到当年的氛围。

文中有些语句为当时人物的原话改编，均已糅合到文中，为保持阅读流畅，恕不——标注。

◎关于《德意志统一战争》

歌德曾云：“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历史上，在这片被称作“德意志兰”、居住着日耳曼人的土地上，曾产生过 1789 个大大小小的独立政权，其中规模小的仅相当于一个村落。当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瑞典、俄罗斯都先后形成统一民族国家后，德意志仍旧分裂成大小不一、数目浮动的王国、公国、大公国、侯国、自由市等。这些政权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邦联体，美其名曰“神圣罗马帝国”，即德意志第一帝国。它们各自为政，离心离“德”。在欧洲悲惨的“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期间，这些德意志国家成了欧洲列强的肉盾，惨遭蹂躏和摧残。这就是让歌德痛心疾首的原因。

但德意志的统一意识在“拿破仑战争”中开始觉醒了，其现代民族主义伴随着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逐渐兴起。1862 年俾斯麦担任普鲁士王国的首相后，德意志的统一事业就像它的工业化进程一样，抛弃了四轮马车，坐上了蒸汽火车，呼啸着一路向前。普鲁士用短短 10 年的时间就将除奥地利之外的所有德意志国家统一到了一个新帝国之下——德意志第二帝国。至此，现代意义上的“德国”才终于出现。这里固然有诸多时代精英的贡献，但更重要的是，统一德意志是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心声，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普鲁士开始仅仅是德意志东部的一处穷乡僻壤。经过霍亨索伦家族 400 多年的苦心经营，到了 19 世纪中叶，普鲁士成为德意志诸邦中实力最强大的

王国之一，同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平起平坐。当时统一德国有两个方案，即以奥地利为主，包含所有德意志邦国的“大德意志”方案，以及以普鲁士为主，剔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方案。

相比之下，奥地利具有很多先天优势，但它只满足于恢复“神圣罗马帝国”的架构，既无决心亦无实力建立真正的牢固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于是历史的车轮踏上了另一条道路，一个伟大的现代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横空出世。

19世纪是欧洲工业化革命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普鲁士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一方面却固守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强有力的手段和较少的流血实现了德国统一。然而正是这三大主义又将强盛的德国拖入穷兵黩武的深渊，致使德国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每每读起德国史，总感叹德国人为何总处处招惹是非。从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征战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一次德国都遭到他国围攻，每一次都落到差点儿亡国的境地。

这个国家出过克劳塞维茨、俾斯麦、老毛奇这样盖世奇人；也出过布吕歇尔、施利芬、曼施坦因这样的军事天才，为何一再犯下如此致命的战略错误呢？倘若把德国比作技术高明的赌徒，那么打败他的，便是联合起来的，赌本几乎无限大的庄家。德国不是败在技不如人，而是败在“贪婪”和“焦躁”，逆大势而动，纵有一时之胜利，也难以长久。

欧洲“七年战争”期间，腓特烈大帝为了霸占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接连得罪了奥、法、俄、瑞典等国。在这些国家的联合攻击下，柏林被围，腓特烈大帝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自杀的毒药。幸而俄国人忽然倒戈，转而支持普鲁士，才使得腓特烈大帝逃过一劫。那时腓特烈已经50岁，其前半生可谓叱咤风云，经过这次失败后，他老成了很多，开始一心一意发展国计民生，方得善终。

到了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急速猛增。随着国力增强，当权者的贪婪之心也开始膨胀。德国不满足于当时欧洲的利益分配格局，要挑战旧有的秩序，并且开始在陆地、海洋两个领域里冒险。然而，德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一条双赢的出路——既不损害别国利益，甚至有利于别国，又得以发展自己。只要自己赢得多多，就算对手也得了好处，长远来看还是对自己有利。

可就算到了纳粹时代，德国仍然面临所谓“生存空间不足”的老问题。此外，整个国家还患上了严重的“民族焦躁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强加给德国的苛刻条约使德意志民族时时刻刻都希冀废除“凡尔赛体系”，还德国一个大国地位。客观地说，德国的要求是合理的，除了法国，英国、美国、苏联都可能放德国一马。但是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希特勒利用且无限放大了，随之而来的战火也造成了更加彻底的毁灭。

◎关于《卢沟桥事变》

本文以一名日本陆军参谋的视角来审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所以不可避免地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思考怎样对付中国，以日本军人的口吻来阐述这些战争狂人的侵略逻辑。当然这些并不是作者支持的立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茶毒戕害、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都是不容忘却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并非如一些影视作品中那样公式化的残暴、愚忠、狡诈，而是一个存在巨大矛盾的军事系统，彼此间有尔虞我诈，有阳奉阴违，有欺上瞒下。他们当中既有丧心病狂的疯子——比如绝大多数参谋，也有冷静客观的明白人——比如文中的“我”。这种矛盾给别国如何正确处理日本问题带来了很大困难。这也正是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期专门委托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菊与刀》，以便于其战后统治的原因。

当然，在是否要进行战争这一问题上，日本军队的决策者们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仅仅在于何时发动战争，如何展开行动，怎样确定规模和范围。

所谓持“和平主义”立场的“我”其实是更为险恶的敌人，请读者们一定要认清这点，保持警惕。

张炜晨

2017年3月

目录

CONTENTS

1 ▶ 德意志统一战争 @ 奥托·冯·俾斯麦

我对自由和专制、民主和王权、议会和王室的斗争压根就不在乎。谁有利于德意志的统一大业，我就支持谁。如今重生的德意志帝国将是货真价实的统一国家。而这一切，尽管我努力表现出谦虚，还是不得不说都是拜我俾斯麦所赐。

97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保罗·冯·兴登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施利芬精心策划了15年，意图在西线重现“坎尼之战”的“施利芬计划”最后功亏一篑，没能实现，我和鲁登道夫却在东线造就了一个“坎尼”。

191 ▶ 卢沟桥事变 @ 石原莞尔

这一次皇军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占领华北呢？当然不能。满洲事变是我的杰作，是精心计划的产物，也是我成功的起点。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冒险使大日本帝国得以完全控制满洲，实现了我战略构想的第一步。

◎ 奥托·冯·俾斯麦

德意志统一战争

时间：1871年1月17日—18日
地点：法国凡尔赛宫





当今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
协商和多数派的决议所能解决，
……只能靠铁和血！

——俾斯麦（1862年9月30日议会演讲）

从这里，我们将会清晰地看到，
为什么铁与血的政策必然得到成功，
为什么它最终必然破产。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

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德意志？

它在哪里？

只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席勒

哪个头衔好

“不用多说了，我只做‘德意志的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否则就不干。”威廉一世——这个已经 74 四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似的在办公室里向我咆哮，“我受够了，你这个该死的首相。”

我微微眯着眼，面对暴跳如雷的老国王，仍旧不疾不徐地说：“微臣还是坚持陛下应使用‘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为帝号。这也是联邦议会所批准的。”

“议会？首相先生，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倾听议会的意见了？”威廉一世嘲笑道，“整个普鲁士都在你的掌控之下，你完全能够不听从议会——但不能不听从我的命令！”

“微臣不敢！”我立定站好，将腰板挺得笔直，但又高傲地抬起下巴，默想着：我只服从符合普鲁士和德意志长远利益的命令——可惜老头子下达这样的命令的时候并不多。

我进言道：“陛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用形容词表示的‘德意志皇帝’和用名词第二格表示的‘德意志的皇帝’只是语法和暂时的区别。陛下切不可为这些细枝末节烦恼。”

威廉一世的脸色开始涨得通红，经过精心打理的八字胡因愤怒而高高向上翘起。他的书桌挨了重重一拳，继而屋里响起连串咒骂。我相信此时等候在走廊上的大公、侯爵、将军们一定都正屏气凝神，猜测谁能赢得这场争论的胜利。是我——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还是第二天即将登基的威廉一世？

老国王是我的伯乐。我永远不会忘记，9 年前，正是他将我这个当时在普鲁士政界还默默无闻的小角色从法国召回，委以首相的重任，重组内阁。我对陛下的忠诚从未打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的主见。而这 10 年来的事实证明，我的主见比国王

更为高明。施展权谋也好，明争暗斗也罢，历经苦辛，我已经领导普鲁士接连战胜了三个大国。此刻距离德意志的统一就差最后一步了，而这老家伙竟然还要耍脾气，以拒绝登基相要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威廉一世说：“既然仅仅是语法上的区别，为什么就不能按我的意思来？既然我的哥哥能够拒绝称帝，那么我也能。”

他竟然搬出了先王来说服我。

1849年，当时的普鲁士国王，也就是威廉一世的兄长——腓特烈·威廉四世曾被德意志邦联设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推举为统一的德意志皇帝。当然这只不过是个名誉头衔罢了，各个德意志邦国依旧独立，皇帝只能在自己的普鲁土地盘上发号施令。于是腓特烈·威廉四世说：“我不会接受一个街上捡来的皇冠。”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重生的德意志帝国将是货真价实的统一国家。而这一切——尽管我努力表现出谦虚，但还是不得不说——都是拜我俾斯麦所赐。

老家伙真是老糊涂了。这些拥有高贵血统的国王们——虽然不是全部——就像女人一样，总是为了许多奇怪的愿望而罔顾实际^①。如果我们所争论的真是如语法问题那样单纯就好了。

我打开房门，将屋外那些竖着耳朵的人都请进来。既然要辩论，那就正经辩一场吧。反正这既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我的上帝，我手头还有无数的公文、电报和密札需要审阅；等候我指示的各级官员恐怕已经排队到了楼梯口。可我此刻必须首先说服一个情绪激动的老人不要在无聊的小事上意气用事。唉，外部的矛盾可以用暴力解决，内部的分歧只能用耐心、耐心、再耐心。

^① 引自俾斯麦的原话。俾斯麦一直受两任德国皇后掣肘，苦不堪言，所以言论中提及女性时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

我说：“‘德意志的皇帝’听上去您是对其他非普鲁士邦国有领土要求的，那些邦国君主可能会抵触；而‘德意志皇帝’则顺耳多了……”我抬起左手，“谦卑”地制止了威廉一世即将脱口而出的反驳。“是的，我知道‘德意志皇帝’只是荣誉性质的称号^①，但这有什么要紧呢？您是真正的皇帝，帝国的统治者！”

威廉一世嚅嗒了几声，看上去动摇了，但还不服输。

我补充说：“陛下，人们都说‘罗马皇帝’，可曾听说过‘罗马的皇帝’？沙皇自称‘俄罗斯皇帝’，也不是‘俄罗斯的皇帝’。”

他又立即开始就俄语翻译问题向我质问。我只好招来一位大家公认的俄语专家——宫廷顾问施耐德面呈，这才让老国王哑口无言。最后我使出了撒手锏，掏出一枚腓特烈大帝当政时的银币，请国王过目。银币上清清楚楚铸着一行小字：“普鲁士国王”（*Borussorum rex*），而不是“普鲁士的国王”（*Borussiae rex*）。

看到这里，老国王呜呜啼哭起来：“我不同意，不同意。我就要同老普鲁士告别了！”

不，您永远是普鲁士国王，但从明天开始，您必须首先是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将领导德意志，普鲁士也将融入德意志。

宪法危机

老国王继续哭哭啼啼。倘若这是别人，我会冲上去狠狠敲打他的榆木脑袋，就算不能使他清醒，至少也能打晕他让他安静下

^① 这两个德语帝号间存在的微妙差异，中国读者可以用一个类似但未必精确的例子来意会：即中国台湾地区参加国际比赛时所用的称呼“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而非“中国的台北”（*Taipei, China*）。“中华”是文化或民族上的称呼，而“中国”则有明确的公认的政治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香港就是“中国的香港”（*Hongkong, China*），一般简称“中国香港”。

来。不过他是威廉一世，纵使我有这个能耐，我也下不了这个手。威廉一世曾在他王位岌岌可危之时，大胆任命我为普鲁士首相，给予了我最可贵的信任和支持。他也许没有过人的才华和迷人的魅力，但他为有志于德意志统一的人们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当然，如果舞台老板能满足于只在台下看戏，不对剧本指手画脚就更好了。

若只需应对国王一人，我倒是游刃有余。但舞台下面还黑压压挤着一大片吹毛求疵的下议院议员们。这些议员平白添乱的本事可不小，他们能把芝麻大的事情搅得惊天动地。但话又说回来，若不是当年他们让威廉一世进退维谷，我恐怕也没有机会进入普鲁士政治中枢，从此运筹帷幄，一边替国王扫清障碍，一边导演了一出统一大戏——

10年前，1862年秋。围绕着军事改革的议题，刚刚由摄政王转正的威廉一世与议会纠缠不休。代表国王意见的陆军大臣冯·罗恩将军向议会提交议案：将2年兵役延长至3年；取消民兵性质的独立于政府的“后备军”，将其并入常备军；创建39个新步兵团和10个新骑兵团，增加约25%的军备预算。

为完成统一大业，整饬军事是首要前提。那时威廉一世血气正旺，成为普鲁士国王方满一年，本想大展宏图，不料还没热身完毕，就被泼了一盆冷水——议会否决了他的军事改革议案。

议会被一群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控制住了，这些人掌握着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民兵团，他们担心一旦“后备军”转为常备军，自己就会失去同国王抗衡的军事力量。毕竟常备军绝大部分军官都是容克贵族出身，当然拥护王权。

国王也曾在战场上厮杀过，面对阻挠毫不手软，一怒之下解散了议会。不料重新选举出来的新议会中反而钻进了更多自由派的人，预案再遭否决。

国王和议会都咬紧了牙关互不妥协。内阁渐渐分裂成让步派和硬挺派，这些人整天像苍蝇一样围着国王，既不能为君分忧，还加剧了双方矛盾。

国王不敢发动军事政变来彻底取缔议会，但也不能像议会那样自己重新选自己当国王，于是在这场“宪法危机”处于僵局时，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退位。就在他的退位诏书——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已经拟好后，冯·罗恩向我发来一纸电文：“速来，迟有危险。”

那时我正担任普鲁士驻法外使，在法国的度假胜地——海滨小城比亚里茨陷入一场狂热的恋爱。我爱上了22岁的凯瑟琳·奥洛夫——俄罗斯驻布鲁塞尔大使的夫人。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尤物：青春、活泼、开朗，却嫁给了一个糟老头子，这实在是暴殄天物。我从未想过背叛妻子的爱，但也不觉得爱上另一个女人有任何不妥。我就好像偷腥的公猫，希望能在小城里度过更悠长安逸的假期。但是罗恩的电报犹如一条散发着浓郁腥味的大鱼，将我吸引回柏林。那里有比女人更加令男人激动并为之献身的东西：权力。

我来自一个容克庄园，从感情上自然支持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不过我对自由和专制、民主和王权、议会和王室的斗争压根就不在乎。我的政治立场只为我的政治目标服务，谁有利于德意志的统一大业，我就支持谁。君王、容克、资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都是我的棋子和可资利用的工具。德意志才是我的终极效忠对象。如果一定要给我贴个标签，那我就是保王的、同情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的开明容克地主。

统一之路需要全普鲁士聚集所有的力量，建设最强大的军队。但是这些鼠目寸光的议员们再一次为飞驰的普鲁士战车制造了无谓的障碍。那群连枪都端不稳的后备军顶个屁用，除了在柏林街头设置路障外，就只能在心理上满足下议员们的安全感。其实国